

杀戮，是来自久远的仇恨，还是被蛊惑的人心？  
死亡与偏见，从未离得如此之近。

巨山口雅也 著

果露怡 译

# 续· 日本杀人事件

巨山口雅也

果露怡译

# 续·日本杀人事件

ZOKU NIHON SATSUJINJIKEN by YAMAGUCHI MASAYA

Copyright ©1997 YAMAGUCHI MASAYA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with

SHIMAZAKI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gency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7-2010-2886号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续·日本杀人事件 / (日) 山口雅也著; 果露怡译.

—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2.10

ISBN 978-7-5534-0056-3

I. ①续… II. ①山… ②果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17839号

## 续·日本杀人事件

---

作 者 [日]山口雅也  
译 者 果露怡  
创 意 文  
特约监制 刘乐里  
策划编辑 褚宇恒 渠 诚  
责任编辑 王 平 齐 琳  
特约编辑 褚宇恒  
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 
版式设计 Edge\_Design  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  
字 数 200千  
印 张 8  
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 
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---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
电 话 总编办：010-63109269  
发行部：010-63329002  
印 刷 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---

ISBN 978-7-5534-0056-3 定价：2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：010-63109269

**To the Goddess of Nirvana**

# 目 录

C O N T E N T E S

---

续·日本杀人事件



手记 > 001

第一话 大人国的格列佛 > 006

第二话 实相之船 > 162

# 手记

m e m o r a n d u m

---

续·日本杀人事件

在我居住的观音市，有间名叫“粉墨”的旧书店，我时常上那儿淘书。三年前，我在店里发现了一本奇妙的平装书。

此书封面很怪异，富士山配以观音像和樱花，完全一副“外国人印象中的日本”的模样。书名也是十分直白的*The Japan Murder Case*，作者名则是用片假名拼写的Samuel X。“粉墨”书店正好位于美军基地附近，那书或许是被手头拮据的美国大兵卖了换钱的吧，总之，书名和作者从未耳闻。我询问了经营旧书店的好友山内

铨儿，他是伦敦堂的店主（也是京极堂那位中禅寺秋彦的友人<sup>①</sup>），熟知西洋书籍（尤其侦探小说），却也不知该书来历。

我赶紧拜读，书中内容丝毫不逊外观，奇妙怪异得紧。故事主人公是个美国人，大致讲他造访日本，解决了三起离奇案件。虽算推理小说，其内容——也就是作品中的世界——同样让人困惑。

具体而言，这部小说正如其名，是以现代日本为舞台，然而书中呈现的世界却同你我所知的现代日本相去甚远。*The Japan Murder Case*书中的日本，封建社会时期的人力车和现代化汽车你来我往；电脑早已普及，街头巷尾却满是留着发髻的武士。更有甚者，如同江户时代吉原<sup>②</sup>的游郭，竟然堂而皇之地挂牌营业。类似例子不胜枚举，书中对日本的描写充斥着诸多误解和夸张。

该书似乎出自美国人之手，看来作者本人并未亲临日本，多半是依托失实的资料和想象进行创作的吧。

我并不因此恼火，反倒被小说中别具一格的幻想世界深深吸引。相较于经过周密调查写就的关于日本的小说，此书更得我心。

再者，仔细阅读就会发现，书里虽然充斥着对日本的扭曲见解，却不时蹦出让我大为惊叹的宏论，也有对业已遗失的日本精神的重新认识。并且从结果而言，作者心目中失实的日本形象，可以

---

① 山内铨儿、中禅寺秋彦皆为京极夏彦小说人物，前者出自《铁鼠之槛》。

② 允许公开营业的妓院集中地，位于现东京都台东区，始于十七世纪，存续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。

说为侦探小说展示了全新的可能性，启发极大，进而让我产生了应当将其翻译引进的想法。

我费尽周折，终于和居于美国的作者取得了联系，并向他提出将*The Japan Murder Case*引进日本国内翻译出版的意愿。然而早已封笔、几乎过着隐士生活的Samuel X对此并无兴趣，只回以冷冷数字表示拒绝。

我自不甘放弃，接连写信进行交涉，终于获准翻译引进。不过对方附有条件，要求不得对外公布Samuel X之名，而是归在我名下代为出版。

由此，《日本杀人事件》冠以山口雅也著作的名义，得以问世。

《日本杀人事件》幸得广泛好评，并于发表次年荣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大奖。

如此一来，对续集的呼声自然顺理成章。不知有多少熟人或读者向我问起，东京茶梦的下一轮冒险何时能够成书？然而此书本非我之所作，断不可擅自狗尾读貂。如是种种，我只得再次同Samuel X联络。

这一回，Samuel X同样兴致缺缺，只说自己著书唯有一本，并无后续。我当然不会信以为真就此断念。我随即指出，在《日本杀人事件》末尾，写有茶梦决心留居日本从事私家侦探一幕，既然如此，必当存有后续，并恳求倘若著有续作，或是未成书之原稿，可



否借予在下拜读。

如此数轮书信往返交涉，Samuel X终于再次被说服。某日，我打开收到的小包裹，里面正躺着一叠机打原稿，并附有Samuel X的回信。

信中内容照样冷淡简短——

真服了你的热情，我确实存着没发表的手记，就取其中两篇给你吧。

——仅此一言。前次也是如此，Samuel X并不将自己的作品称为“小说（Novel）”，而唤之“手记（Memorandum）”，就似他曾亲历日本，遂有该作。虽然，如他所述的日本并不存在，我却也不再多言，省得坏了对方心情，徒添麻烦。

总而言之，我阅读了送来的机打原稿，认为其同样具备翻译发表的价值。尤其第二篇《实相之船》，古今东西，它同我至今阅读的一切侦探小说大相径庭，实属异质之作。

我立刻写信同Samuel X展开交涉，又是好一番顽强游说，终于取得翻译出版的许可。不过对方同样附有条件，要求不得出现原作者之名，而是作为我的个人著书公之于世。

——综上所述，这便是《续·日本杀人事件》终于得以问世的原委。

照例，为了保存本作的独特世界观，故事中对日本相关描述的失实之处，并未加以订正。

——以上原委，特此向各位读者说明。

——山口雅也 于观音市草庵

第一话

大人国的格列佛

续·日本杀人事件

在线



不可否认，出奇庞大如斯，若行至未曾踏足的僻远之地，兴许也会同我一般，邂逅远远凌驾于自身的巨大存在。

——斯威夫特《格列佛游记》

当麻蹶速与野见宿禰相角力。对相立，互举足而踢。宿禰踏蹶速而碎其肋，进摧其腰而杀之。

——《日本书纪》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日本流传至今的最早正史，成书于八世纪中前期，其中所记当麻、野见被后世视作日本相扑始祖加以供奉。

## 第一章 鬼魂的盂兰盆舞

在不可思议的国度，日本，生者同死者似乎正和睦共存——其亲密程度完全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。

此言绝非凭空想象，不论换谁目睹呈现在我眼前的光景，想必都会断言这绝非外国人的信口开河。

我呢，现下正在墓地，坐在白花花的野餐垫上，垫子就铺在积木般整齐林立的日本特色的墓碑前头。当然，我绝对不会自个儿待在这种地方，这小小的一隅，围坐着我的亲朋好友，众人此前就已热火朝天地喝着清酒吃着菜。环顾四周，我们并非唯一一群，被灯笼照亮的各个墓碑之间同样铺着座席，人们纷纷群聚至此欢度

夏夜。

——惊人之处就在于，日本人竟然在墓地里开Party。

这般场面倒非头一次听说，当年我在美国读小学时，就曾从教科书中看到过介绍如此特异日本风俗的照片，下方的解说词写着：“时值盂兰盆会或春秋分，日本人便会这样同祖先之灵共享盛宴。”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当时的震惊劲儿。

虽说早有所闻，但像这样亲身体验“墓地Party”，如此奇异的气氛仍然让我大为困惑。日本人跟美国人不同，并没有举办家庭宴会的习惯，在外国人看来，算是多少有些排外且不懂社交的人种，没料他们却如此热衷于和死者的交谊。

正如孩提时代的教科书中所写，今天恰是日本履行重要宗教仪式的盂兰盆会之期。我受日本亡母的兄长——也就是舅舅东京芭蕉——之邀，于傍晚时分来到东京家祖坟，一番清扫献祭之后，便生起火来迎接祖先的亡灵。

我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，实际上同日本母亲并没有血缘关系。我的生母是个品行不端的白人女性，在我十岁左右，她在郊外廊桥偶遇自称摄影师的小白脸，就这么跟着对方私奔，从此音信全无。之后父亲的再婚对象正是那位日本母亲。最初我也对这般事态不知所措，幸而继母和生母完全不同，既开朗又贤惠，隐忍而坚强，并且超越血缘的隔阂，给予我无限疼爱。

但她绝不放任溺爱，当我受挫时，母亲总会如此鼓励——

“男子当如日本武士般活得坚强。”

她那毅然坚决的表情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。

我对日本母亲的仰慕远胜生母，并且深受其影响。然而，命运之神如此无情，转眼就将这位无可取代的人从我身边夺去。共处不满一年，母亲就横遭车祸，匆匆撒手人寰。

但我始终无法忘怀日本母亲如观音般满溢慈爱的微笑，终于下定决心赴日学习真正的武士精神。唉，或许那位温柔的日本母亲才该是我的生母，而我也理应是日本人，过着更加像样的生活吧——我甚至开始抱有这般妄想。

以上种种，促使我从学生时代就埋头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，为奔赴母亲的祖国打下基础。直到我在三十过半的年纪遭遇离婚和失业的双重变故，以此为契机终于踏上了想象中的第二故乡。

距离我来到这座位于相模县半岛的观音市，被作为城市象征的巨大白衣观音像微笑相迎，其实还不足三个月，感觉上却已有相当时日。

日本，我为之憧憬的国度，果然以温暖的微笑接纳了异国来客。我决意在此生活，遂改随母姓，又将原名Sam换作喻意“梦想茶之道”的汉字，重生为蓝眼睛的日本人——东京茶梦。顺带一提，母方虽姓“东京”，却并不住在东京。在日本，这姓氏就跟铃木或银座一样，电话簿里多了去了，简直再普通不过。

然而，我从不可思议之国获赠的礼物并不都是友好的微笑，

稍显蛮横的洗礼同样不期而至。我琢磨着自己曾在地方检察官手下做过调查员，打算靠经验在日本当个私家侦探，可事务所还没开张呢，就被卷入三起案件（收录于前作《日本杀人事件》）。

跟我在美国经历的案子相比，这三起事件相当怪异。我借助芭蕉舅舅之力，总算解决了谜案，但另一方面，又为不可思议之国的不可思议之案大为困惑，甚至为自己能否胜任私家侦探深感不安。幸而，就在我大为动摇之际，所宿旅店的可爱女子——笑靥姑娘——的鼓励让我深受感动，终于重振在这一国度成为私家侦探的雄心。

芭蕉舅舅提供了那座原木风格的隐居小屋——草庵一隅，供我开设侦探事务所。就在紧锣密鼓进行开业准备的当儿，恰迎来了盛夏的满月之期，也正是盂兰盆会之日。

“唉，也不知一美之灵可否自美国而归。”

突兀的搭话让我抬起头来，芭蕉舅舅正冲我笑着。他身着宽松的茶色神道教袍子，又像天主教徒般顶着无檐圆帽，同我在照片中见过的冈仓天心<sup>①</sup>一般风貌，却没有那位茶道艺术家的严苛表情，而是始终挂着柔和的微笑。

“能回来自然最好。”作答的同时我不禁环顾四周，“不过话

---

<sup>①</sup> 冈仓天心（1863—1913），日本美术家、思想家，著有《东洋的理想》《说茶》等书向西方介绍东方文化，其“亚洲文化一体论”成为日后侵略政策的重要源头。



说回来，日本人当真是不可思议的民族，竟然像这样跟亡灵一起开Party狂欢。这是佛教的——”

芭蕉舅舅打断我的疑问。

“的确，盂兰盆源自佛教，灵魂自黄泉归来之说也正取自佛教的轮回转世。不过祭祀祖先这般习俗，却是日本自古有之的神道观念。”

“嚯，原来如此，不愧是众神之国，佛教跟神道教也都和平共处呢。我们那边源自凯尔特人风俗的万圣节，亡灵也会来人间溜达，不过全是些恶灵和魔怪，可没有这般热烈欢迎的气氛。”

“此言差矣，这儿也不全是受欢迎的善灵。”

插嘴的是卦之国屋易左卫门<sup>①</sup>，卦之国屋是有名的实业家，素有物流界帝王之称。先前我被卷入游郭岛妓女连续杀人事件时，机缘巧合结识了这般人物。在我的参与引导下，案子最终得以解决，他的嫌疑也一洗而清，自那之后他便对我多有信赖。

卦之国屋原本领着随从和外国宾客们来此参加墓地祭典，见了我们便过来打招呼，结果顺势被迎入东京家的野餐垫，成了这场小型家庭宴会的座上宾。

卦之国屋皱起颇显坚毅的浓眉继续话题。

---

① 典出纪伊国屋文左卫门（1669—1734），江户中期豪商，性格豪爽，崇尚风雅，曾在吉原一掷千金。